



鲜活的生命之洋溢

刘斌 / 文

由王甫建指挥的新加坡华乐团音乐会“珠落玉盘”，3月14日晚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。

首曲《奔腾》可说是奔得有点乱，很明显只是起到从前为了拉个场子敲锣敲鼓的作用。《七彩之和》中的第五乐章《月之歌》，和声相当新颖美妙，指挥与乐员的配合，渐入佳境。

《酒歌》一曲是前辈作曲家刘文金的作品。柳琴演奏家唐一雯，自幼在音乐幼儿园里长大，修读过上海音乐学院的附小、附中、本科、研究生硕士，技巧的娴熟已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。只可惜当晚的音响系统工程师不在现场，扩音显得太大，余音多，音色有些失真，好遗憾！

音乐会的重头戏出现在下半场，刘长远的《戏谈》将中国戏曲的传统，用现代的艺术方式作了令人信服的诠释，精彩地表达了他所谓“观察、体味、参与”生活三部曲，人生如戏的主题。琵琶演奏家俞嘉成功演绎了这首作品，内在的含蓄与激情的表现相辅相成，无疑是整场音乐会的闪光点。

王甫建所指挥的《丝绸之路》，是我听过所有此曲演奏中的最佳范例。我尝试不去看他现场指挥的动作，仅凭听觉去感受音乐，那种古代西域的传奇画面栩栩如生展现在脑海。每种乐器都自由自在不受约束，却又巧妙地搭配在一起；各种音响都没去刻意掩饰，却也一点不显粗俗！一切都那么真真切切，好像是穿越到了古代。

《茉莉芬芳》也同样是刘长远的作品。若说《戏谈》深沉内在，《茉莉花开》就显得外在浮夸了。此曲试图以强劲的鼓乐和极快的速度（马林巴几近失控）来表现上海今日的盛世繁华，在乐曲高潮处奏出了《茉莉花》。

想必《茉莉花》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少变种，但江南的《茉莉花》无疑是委婉典雅，“满园春色香也香不过它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旁人笑话”。硬把一朵委婉典雅的茉莉，插在全国第一高楼的峰尖，给人的感觉有点突兀，有点嘲讽，若有所失……

南朝画家谢赫在其所著的《古画品录》“六法”之中，将“气韵生动”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，指的是绘画内在神气和韵味，达到一种鲜活的生命之洋溢的状态。



指挥王甫建和琵琶演奏家俞嘉。（新加坡华乐团提供）

王甫建的指挥，没有刻意去强调各乐器的音色协调协和，而是让各种乐器充分发挥其个性，在这种个性发挥的同时，去寻找一种平衡点，我称其为偏向“复调式”（原指音乐多声部独立运作）的音色平衡方式，而不是通常流行的那种“和声式”的音色平衡方式。

这种观念，基于他对中国民间音乐的理解。京剧伴奏中的三大件乐器京胡、京二胡、月琴，不论

在音色上与和声上，有我们今天所讲的协调感和协和性吗？上海民族乐团的江南丝竹四大乐器：笛子、二胡、琵琶、扬琴，不也一样？要说“和声”几乎没有，勉强说只有一些“支声复调”而已！

反观西洋交响乐团，基础就是弦乐四重奏。音色上的协调感及和声上的协和性应有尽有。再有一个因素是，西洋乐器的制作上强调协和的泛音，而中国民族乐器则不理睬这些，使得乐器的个性非常突出。
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我们还有必要苦苦追求西洋的那种协调感和协和性吗？既然天生不足，还不如去发挥一下各乐器的内在神气和韵味，达到一种鲜活的生命之洋溢的状态。

（作者为本地音乐工作者）